

海岩著

现代出版社



★五星饭店，是现代化城市的地标，是打造上流社会的温床，是引领时尚潮流的前沿，是高雅生活品位的样板，是重大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活动的场所，是家庭及亲友情感互融的空间，是人类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、世界先进文明与本国民族文化相相融合的风云际会之境。

五星饭店

five star hotel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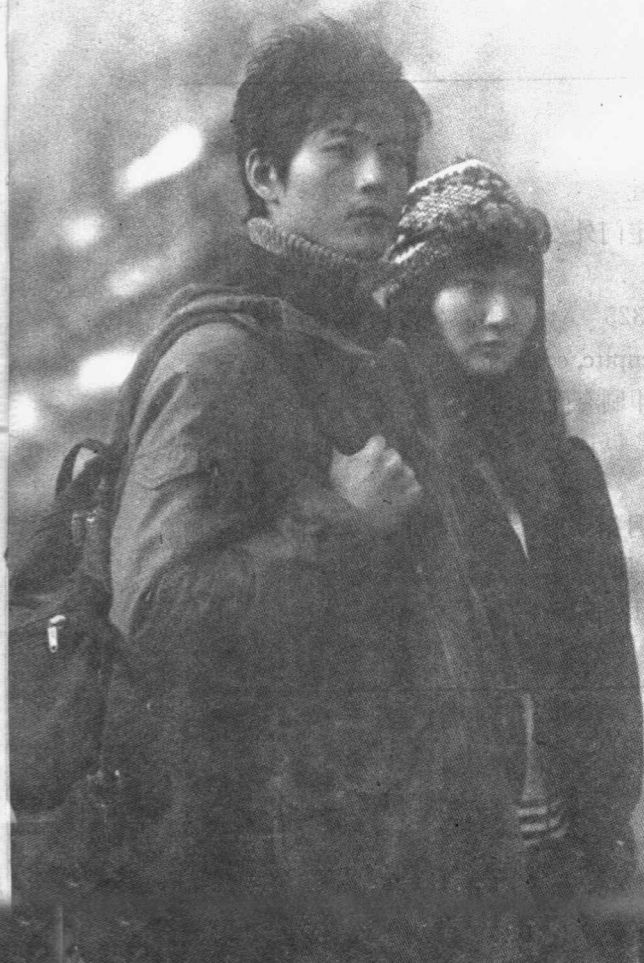
志



海
岩
著

海 五星饭店 志

five star hotel


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五星饭店/海岩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06

ISBN 7-80188-717-4

I. 五... II. 海... III. 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015407号

五星饭店

监 制: 何 悦

责任编辑: 张 晶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64240483 (传真)

电子邮箱: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: 北京雅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25×645 1/16

印 张: 34.5

版 次: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0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188-717-4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第一集

银海市 早晨

蓝色的天幕，晴朗如洗。

在无数摩天大厦的背景下，一片由老旧屋顶涂染出来的老城区显得色泽深沉。从这个角度观摩这座名叫银海的古城，沧桑之感油然而生。

小巷 一个小院的门口 早晨

大雨过后，安静的小巷湿漉漉的，雾气缠绕，少有行人。

一个声音传来：“近吧？”

一个矮胖的男子带着一个年轻人走到小院的门口。古旧的院门没有门板，只有两堵黄白色的砖墙。整条空寂的小巷都延伸着这种褪了色的旧墙。

矮胖男子三十多岁，相貌平平，穿着一件俗气的横格T恤，一条大短裤和一双凉鞋看上去有些肮脏。年轻人则是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，背着一只学生用的书包，穿着朴素干净，仪表清秀而又不失纯朴。

小院内 早晨

他们进了院子。

矮胖男子：“这儿多安静啊……”

在这个幽静的院子里，一座老旧的两层木楼犹如古董一般在雾中沉默。楼上有条凹字型的回廊，一条狭窄的楼梯直通回廊的中央。

楼下破旧的屋门上，封条消蚀得只剩下两道红印，年轻人往门

缝里探头探脑，矮胖男子便解释了一句：“没人，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库房，不过从没见人来取过东西。”

矮胖男人已经上了楼梯，年轻人东张西望地跟了上去。

矮胖男人：“小心点。”

年轻人仰望楼梯，楼梯年代已久，扶手上泛着油光和裂痕。很陡，很窄，在两人的脚下令人生畏地吱嘎作响。

矮胖男人：“这边。”

楼梯的出口正对着二楼的正房，一扇老式的双开门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。年轻人跟着矮胖男人沿着回廊向左边走去，他们拐了个弯，来到回廊的尽头。矮胖男人停了下来，把准备好的钥匙插进厢房房门的锁眼。

矮胖男人的目光指向梯口的正房：“这儿啊，就这么一户邻居，父女俩。爸爸是个写诗的……”可能锁有点生锈，矮胖男人拧了半天终于打开，“女儿……也挺好，可漂亮呢！”

年轻人跟着进门。矮胖男人把灯拉亮，屋子狭小的轮廓立刻显现出来。屋里色调昏暗，陈设简单：一张床，一个书桌，一个破衣柜，和同样破旧的屋子倒是很配。

矮胖男人得意地：“怎么样，家具都是我自己打的，十多年了，一点都没变形。”

年轻人摸了一下桌子，摸了一手浮土。

矮胖男人：“好久没人住了，打扫一下就行。”

年轻人走到窗边，艰难地把尘封已久的窗子打开。

矮胖男人凑到窗前，自我感慨：“视野多开阔啊。”

这里地势居高，仰可看到碧蓝耀眼的天空，俯可一览檐瓦如浪的旧城，但年轻人的视线却直接投向了正对楼梯的那间大房。大房古朴的双开大门，与他的窗子成九十度斜角。站在这个窗前，可以看到几乎整条回廊，还可以看到楼梯，看到不大的院子，和院外半截空寂的小巷。

年轻人转过身来：“再便宜点行吗？”

矮胖男人：“再便宜肯定不行了，我是看你在咱们学校念书，所以开口就报了最低价，你不就是图个安静吗？我告诉你，整个银海市没比我这儿更安静的了。而且这房子还是个古董呢，可有年头了。这种房子，文化人和老外都喜欢，听说这一片老房子马上就要申报国家级的历史文化遗产了，房价马上就涨！”

年轻人：“一百，怎么样？”

矮胖男人：“一百！这样的房一百？你给我找个来，我租！”

年轻人：“那……那我再看看其他地方吧。”

矮胖男人：“那你再说个价。”

年轻人：“我顶多……只能出一百二。多了实在承受不了。”

矮胖男人摇头：“一百二？你们学生宿舍四个人一间还一百三十一个月呢，在这儿你一个人单住……这样吧，一百五，你也别再跟我磨了，行不行？”

年轻人：“我只能承受一百二。”

矮胖男人：“就差三十块钱！这地方多安静啊！离学校又近……这样吧！你也别啰嗦了，我也别啰嗦了，一百三！一百三，行了吧？再少，你上别处吧。”

年轻人：“……那，一百二十五行吗？”

矮胖男人：“嗨！你这孩子，斤斤计较这五块钱干什么，怎么跟个老娘们似的……”

年轻人：“您看我是学生，您也不缺这五块钱是吧。”

矮胖男人大概实在烦了：“一百二十五？”他摇头摆手：“我看你真是半个二百五！行行行，算我支援希望工程了。”

年轻人马上把背包卸下来，从包里往外掏钱。

矮胖男人补充：“说好啊，交半年。”

年轻人从包里拿出七百块钱，数了数，然后又用身上的零钱七拼八凑，凑齐了五十块，一起递给了矮胖男人。矮胖男人蘸着口水，认真数了起来。

年轻人走近窗户，把视线投向窗外，窗外的小巷和院落，确实清静无人。

矮胖男人数完了钱，把钱塞到上衣口袋，然后过来，附在年轻人的肩头满脸堆笑：“啥叫物有所值，啊？晚上在这儿看看书，多安静啊！”

小院 晚上

节奏强烈的音乐爆炸般袭来！整个房屋都发出震耳的轰鸣，连窗上新装的布帘都在微微抖动，年轻人坐在灯下，书本摊在桌上，巨大的噪音震得他无法卒读。他烦躁地合上书，站起来，推开窗户往外看去。他看到正房亮着刺眼的灯光，从那里传出的音乐以更大

的音量扑面而来。

年轻人紧锁眉头，又把窗关死。

他重新坐下，打开书，却看见桌上的钢笔也在微微震动。

年轻人去翻自己的书包，翻出一个随身听来，把里面磁带取出，换一盘英语磁带。整理耳机的细线也让人无比心烦，线全都缠在一块，年轻人烦躁地拉扯，好不容易才理出了头绪。他戴上耳机，拿出英语书，跟着读。

读了几句，正房的音乐忽然停了，英语的朗读声不由大得备显突兀，年轻人尴尬地停住，满怀希望地抬起头来。

但安静只有一瞬，音乐随即变本加厉地又响了起来，年轻人的烦躁变成了愤怒，他终于忍不住站起身来。

二楼走廊 晚上

年轻人沿着走廊大步走向正房，他克制着愤慨，尽量礼貌地举手敲门。

连敲三遍，门内毫无反应，依然是暴躁的音乐，楼板依然发出剧烈的震动。

年轻人用力再敲：“嘿，有人吗？”

无人应答。

年轻人不得不用力砸门，他没料到门未关死，用力之下，两扇大门竟豁然洞开。屋内明亮的灯光灼痛双眼，在视觉恢复的刹那，年轻人被眼前的景象蓦然震惊，他看到四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一字排开，十只脚在强烈的踢踏舞曲中击打着地板，音乐和舞步交织在一起，势如排山倒海。正中的女孩看上去不满二十，表情和动作激情蓬勃，四个男孩也都年龄相仿，与她同样活力四射。

年轻人被眼前的青春气息和强烈动感，以及少男少女们忘我的陶醉所震撼，一时竟忘记自己敲门而入的由来，他目光惊呆地站在门口，好在舞蹈很快停下来了，少男少女们发现了门口的不速之客，音乐也随之中断下来。一个男孩满脸疑惑，用生硬的语气发出敌意的质问：“谁啊这是？”

年轻人有些窘迫，一下竟被问住，不知该怎么解释自己的身份。其他男孩则询问女孩：“豆豆，这是谁啊？”于是女孩的口气也变得生硬起来：

“你找谁呀？”

年轻人这才醒过神来，说道：“啊，对不起打搅了，我是刚搬来的，就住旁边。”

女孩眨着疑惑的眼睛，甚至把身子探出门外，往厢房那边看了一眼：“住旁边？你什么时候住进来的？”

年轻人说：“我今天刚住进来。”

女孩：“哦，你是田师傅的亲戚吧？”

年轻人：“啊，不是，我是租田师傅的房子……”

女孩稍稍客气了一点，但态度依然冰冷：“噢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年轻人：“对不起，麻烦你们把声音放小一点儿，你们的音乐实在太吵了。”

男孩女孩们不甚友好地看着他，无人搭腔。年轻人只好尴尬地告别：“谢谢了。”

年轻人转身走了，剩下这几个还在发愣的男孩女孩。女孩把头探出门外，朝年轻人的背影看了一眼。

厢房 晚上

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屋子，在小书桌前刚刚坐下，音乐的震动又卷土重来。年轻人有些愤怒，但更多的是泄气。他索性上床睡觉。床在白天已经收拾干净，还挂了蚊帐。年轻人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无法入睡。他睁眼看着蚊帐的顶部，顶部微微抖着，还能看到帐外的墙上，灰尘被震得层层剥落。

年轻人辗转反侧，忽然，音乐和舞步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。从正房那边传来一个半醉的声音，能听出是那女孩的父亲回来了，在高声训斥着女儿和她的伙伴。

“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！你们不怕……不怕你们的家长着急吗！你们不为你们的家长……想想吗？……”

紧接着便是女儿抱怨父亲的声音：“爸！你又喝醉了！”

正房的说话声变得隐约不清，像是男孩们扶住女孩父亲怕他跌倒：“您别摔着，您不要紧吧……”

女孩父亲显然醉了：“……不是不让你们到，到这儿跳吗？深，深更半夜还，还……骚扰四邻……”

于是男孩们只好告辞了，随着轰隆隆的下楼声，男孩们此起彼伏地说着“豆豆再见！”之类告辞的话，也有一两声“叔叔再见”，

表达着潦草的礼貌。

女孩的父亲还在唠叨：“现在的年轻人，不懂得关心别人！跳的舞怎么会感，感染别人……”

女孩：“爸！人家都走了，还说！”

女孩父亲：“怎么会感染别人？”

女孩：“你整天喝这么多酒，写的诗就能感染人啦？你以后要喝别老去深红酒吧喝了行不行？说多少遍了你怎么老是不听！”

女孩父亲：“我为什么不能去深红酒吧，我喝酒还要限定到哪去喝？”

父女两人的龃龉中，忽然又加进了一个男孩上楼的声音，可能是忘了什么东西。

女孩：“你喝酒老不给人钱！你不给人钱人家老向我要，扣我们的钱，你还让不让我们在深红酒吧跳了！”

男孩高声：“叔叔再见！”

女孩父亲闷声闷气地：“啊，再见……我的事情你不要……不要你管。”

男孩轰隆隆下楼的声音。

女孩：“你快进去躺着吧，我不管你，你喝得上酒吗！哟，这衣服怎么这样了？这衣服才买的……”

父女的声音渐渐小了，好像走进里屋去了，整座小楼重新安静下来。

年轻人这才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。他看了一眼手表，拿过床边的一本书又翻了起来。

银海旅游学院教室 白天

旅游学院的一间教室里，一节课刚刚上完。老师合起备课的笔记，然后宣布下课。

老师：“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下课。”

大部分同学都迫不及待地站起来往外走去，部分同学挤到讲台前去咨询老师。年轻人慢慢站起身来，一脸困倦地收拾着课桌上的东西。

一个同学出门时叫了他一声：“潘玉龙，我饭盒呢？”

这个被叫做潘玉龙的年轻人抬头应了一声：“我放你宿舍了。”

旅游学院操场 中午

太阳很毒，潘玉龙穿过操场，朝学校的木工房走去。木工房就在操场的后面，是一排比较破旧的红砖平房。

木工房 白天

潘玉龙从明亮的太阳里走进昏暗的木工房，站在门前适应了一下屋里的灯光。那位矮胖的男人正在刨着木头，停下刨子满脸热情：“哟，下课啦。怎么着，昨天晚上住得舒服吗？”

潘玉龙没好气道：“我都舒服死了！”

矮胖男人得意地直起身子：“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……”

潘玉龙打断他，直话直说：“我要退房。你把租金退给我吧。我昨天住了一晚上，你扣一个星期的钱行了吧。”

潘玉龙把房门钥匙砰地放在了木头上。

矮胖男人：“哟，怎么了这是，这房子你不是看好了吗，你不是图个安静吗……”

潘玉龙：“对！就是太安静了！”

矮胖男人：“你不是看见了吗，白天多安静啊……”

潘玉龙：“白天我在学校，白天安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！”

矮胖男人：“那就不怪我了。我不是告诉你那女孩是跳舞的吗，反正不是我的房子有问题吧。”

潘玉龙：“你什么时候告诉我了！”

矮胖男人：“啊，没告诉你吗？”

潘玉龙：“你退我钱吧。”

矮胖男人：“钱肯定是退不了啦。”

潘玉龙：“凭什么呀？”

矮胖男人：“这也不是我的房子，是我婶的，钱我已经交给我婶了。”

潘玉龙：“那就问你婶要回来呀。”

矮胖男人：“这可要不回来了，要要你自己要去吧。”

潘玉龙：“我又不认识你婶，我怎么要啊！”

矮胖男人：“这样吧，你不是交了半年的钱吗，我多饶你一个月，行吗？我婶那边我替你说去，多饶一个月，这总行了吧。”

矮胖男人拿起旁边的茶缸示意潘玉龙喝茶，潘玉龙没情绪地摇头。矮胖男人自己喝了一口。

矮胖男人：“这老汤家原来挺好的，我婶跟他们都是老邻居，住多少年了……汤豆豆她妈已经去世了，她妈是个弹钢琴的，挺艺术的这一家，不知为啥，后来就天天吵架。好像，就是因为她妈买了个钢琴。”

潘玉龙看着矮胖男人，似懂非懂。

矮胖男人：“反正自从他们家有了那架钢琴，两口子就天天吵，后来女孩又爱上那什么踏踏舞了，那就更闹腾了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就是受不了啦才搬出来的，那踏踏舞……”

潘玉龙：“踢踏舞。”

矮胖男人：“啊，反正就是……哎，你说那种跺地板的舞有人看吗？”

潘玉龙坐在了身后的木工台上，一脸阴沉，觉得自己倒霉极了。

房东观察着他的脸色：“实在不行，你找找汤豆豆她爸爸去，让她爸爸管管他们？”

旅游学院教室 白天

已经下课了，潘玉龙还在本子上写着什么，两个穿着时髦的同学过来拉他。

女生：“走，别写了。”

潘玉龙：“去哪儿？”

男生：“咱们班花的生日啊，你不知道？叫大家一块去金洋餐厅。”

女生补充道：“AA制，一人二十。”

潘玉龙面露难色：“啊……不行，我，我约了王老师，谈我毕业论文的事。”

男生：“咳，毕业论文应付应付得了，以后又不靠那吃饭。”见潘玉龙没有反应，男生拉着女生走了：“算了，那我们自己去吧。”

他们走到门口，女生又回过头来：“嘿，要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吗？”

潘玉龙：“啊，不用，代我问句生日快乐吧。”

旅游学院食堂 黄昏

一个汤勺伸进一只铁制的汤桶，舀出几片漂浮的菜叶。

潘玉龙端着食堂的免费汤在座位上坐了下来。桌子上摆着一碗米饭，米饭上堆了几块看起来毫无油水的咸菜。晚饭时的食堂人不算太多，潘玉龙一个人坐在角落里，显得有些孤零零的。

他就着那点咸菜，把米饭大口扒进嘴里。

街边电话亭 黄昏

这里是一条小吃街，人车嘈杂。潘玉龙拨通了插卡电话。

潘玉龙：“姐！我是玉龙。妈的病最近好点没有……姐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，我能不能跟姐夫借点钱啊？我们老师天天催，说学费要是下个星期再不交上，就视为自动退学了……什么，姐夫的车把人家的车给撞了？姐夫没事吧？……啊，人没事就好！那要赔人家多少钱啊……那姐夫怎么办啊……”

这时电话亭边有个卖小吃的老奶奶提着水桶要过路，潘玉龙把身体让了一下。姐姐在电话里不知说了什么，潘玉龙的表情显得焦急起来。

“姐，你们也别着急……我的事我自己想办法吧。你先别跟爸妈说啊，万一妈的病再重了更麻烦……姐，我这卡快没钱了，好吧，那我挂了。”

潘玉龙挂上电话，低头沉默了一会儿。

小院 傍晚

潘玉龙回到小院，他身心疲惫地走上楼梯。

厢房 傍晚

潘玉龙进了自己的小屋，拿出几本书来，然后打开窗户。他无意中看到对面正房打开的窗户里，露出一双纤细的手，那位跳舞的女孩汤豆豆，正在窗前的衣架上，晾着一只白色的护腕。

潘玉龙怔怔地看着，他发现汤豆豆很快察觉到他的目光，便将视线赶紧移开，而汤豆豆那边则用并不友善的声音，砰的一声关上了窗子。

少顷，潘玉龙好奇地再次将视线移向正房，他看到的只是一扇紧闭的窗子，整个小院都静下来。

小巷 晚上

潘玉龙从小院门口走出，他换了一身相对正式的衣服，走出了巷口。

茶楼 晚上

潘玉龙走进一个茶楼，服务员迎上来问：“先生一位吗？”

潘玉龙：“啊，我是来找工作的，你们这儿不是招人吗。”他指了指茶楼的窗上，窗上贴着“聘小工”的告示。

服务员：“哦。”她失望地指指柜台：“那边。”

潘玉龙走到柜台前。

茶楼的老板娘正坐在柜台的后面，仰头看着电视里的一出喜剧，对潘玉龙的问话充耳不闻。

潘玉龙：“对不起老板，请问您这里有晚上的工作吗？”

老板娘呆看了半天电视剧，才突然像回过神来一样应声：“啊？啊，有啊！下午四点开始。”

潘玉龙：“下午四点？请问有晚上七点的吗？”

老板娘：“七点？七点不行，七点你来干吗？”

潘玉龙：“……”

老板娘又仰着脸继续看电视去了。潘玉龙只好点了点头：“那麻烦了。”

某餐厅后院 晚上

一个腆着大肚子的老板和几个朋友坐在餐厅的后院里吃着烧烤，看着站在一边的潘玉龙说：“七点啊，行！交五百块押金吧。”

潘玉龙：“还要押金啊？”

老板：“哪儿不要押金啊，我把服装发给你了，你一调屁股走了我怎么办？”

潘玉龙哑然无话。

深红酒吧外 晚上

潘玉龙经过一家名为“深红”的酒吧，略停半步，没有进去，继续朝前面的一家大排档走去。

大排档 晚上

一个满身油污的小老板拿着潘玉龙的学生证翻来倒去地看：“哟，学酒店管理的？那您别上我这儿啊，您上那儿啊！”

潘玉龙顺着小老板的手望去，他的目光穿过一片低矮老旧的建筑，能看到远处的一座摩天大厦，大厦顶部的霓虹灯写着“万乘大酒店”几个辉煌的大字。

小老板把学生证还给了潘玉龙，笑着说：“我们这儿是招农民工的。”

街道 晚上

潘玉龙站在路灯的影子里，看着街上的车流人流，垂头丧气。

小院 晚上

潘玉龙回到小院，疲惫地上楼。汤豆豆恰巧急匆匆地跑了下来，和潘玉龙在窄窄的楼梯上狭路相逢。潘玉龙主动侧过身来，让汤豆豆先走了过去。

汤豆豆目光和脚步同样，都在潘玉龙的身上停顿了一半秒，然后咚咚咚地跑下楼梯。

潘玉龙站在楼梯半腰，视线尾随着汤豆豆的背影。他看到汤豆豆跑到小院门口，和她一起跳舞的男孩阿鹏骑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正在等她。汤豆豆上了那辆摩托，双手搂了阿鹏腰部，摩托车随即风一样地开走。

潘玉龙呆愣了片刻，才慢慢转过身来，走上二楼。

厢房 晚上

潘玉龙在桌前看书，这个晚上竟然安静异常。潘玉龙一边翻书一边抄抄写写，房间里静得几乎可以听到钢笔的声音。

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咚咚咚的声响，像是有人正在走上楼梯！潘玉龙抬头倾听，楼梯上的脚步声在寂静中有点可疑。脚步声忽然停下来了。紧接着潘玉龙听到了正房那边敲门的声音。

潘玉龙的视线重新回到书本。正房的敲门声响了一阵，忽然停了下来。紧接着，脚步朝他这边走过来了，有人敲响了他的房门。

潘玉龙起身开门，门口站着一位中年男人，长相和穿着都很普通。

中年人问：“请问那家有人吗？”

潘玉龙答：“不知道，可能出去了吧。”

中年人问：“你跟他们是一家人吗？”

潘玉龙答：“不是，我在这儿租的房子。”

中年人问：“那你知不知道正房那家，是不是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女孩呀？”

潘玉龙答：“噢，她爸她妈我没见过，我见过那女孩。”

中年人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：“那女孩多大？”

潘玉龙反问：“请问您是干什么的？”

中年人答道：“啊，我是搞城市历史研究的，我姓王……咱们这边老城区不是在申请旧城保护吗，我正在写一本书，是关于银海老城区历史和居民变迁调查的，我在搜集这方面的资料。听说那家人在这儿已经住了好几代了，现在住几代以上的老住户不多了，我想找他们采访一下。”

潘玉龙点头：“啊，他们不在家吧，那女孩刚出去……”

中年人说：“我来过好几次了，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这家人到底在这住多久了？”

潘玉龙：“不知道，我刚搬来。”

潘玉龙答完这句，双方似乎都找不到什么可说的了，场面正要尴尬的时候，中年人表示了告辞：“啊，那好吧，那我改天再来。”

潘玉龙说：“噢。”

中年人走了。潘玉龙把门关上，回到窗前的书桌。他看到中年人从二楼走到院子，院里随即一阵白光闪动。他明白中年人正用照相机拍摄这座小楼。中年人走出院子后，闪光灯又在小巷里闪烁了一阵。潘玉龙有些疑惑，却又不知所疑何由。

旅游学院教室 白天

安静的教室里，只有老师讲课的声音。潘玉龙坐在角落里，心事重重。

老师：“……对于任何饭店的经营来说，制作预算的过程都是很有价值的，因为要形成一份预算，企业必须设立经营的目标，每一个部门也必须对将来的绩效做展望与评估。在实际周期运行中，管理部门就能够将实际绩效与预算相比较，并对显著的差异进行分析研究。这一过程要求管理部门必须制定未来的目标，并努力

将其转化为现实。好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还没有交作业的同学这星期之内一定得交。下课。”

学生们向往常一样争先起座出门，老师收拾东西要走，潘玉龙上前叫了一声：“李老师……”

老师抬头：“什么事？”

旅游学院教学楼走廊的角落 白天

教学楼已经人去楼空。走廊的角落里，潘玉龙在老师面前低着头。

老师：“你开什么玩笑，还差半年就毕业了，你怎么想要退学？”

潘玉龙：“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……”

老师：“退了学，你这三年半不是白读了吗！”

潘玉龙低头说不出话来。老师也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如果你实在交不上钱的话，可以先申请休学半年，等你凑够了钱，可以再接着上嘛。”

潘玉龙：“休学？”

小院 傍晚

潘玉龙急匆匆地走进院子。

潘玉龙走到楼梯半腰，听到楼上正房传来汤豆豆父女争吵的声音。

汤豆豆父亲：“深红酒吧你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？”

汤豆豆：“我那是去演出，是去挣钱！你是去干吗！喝了还不给人钱。上个月我的演出费差不多都被扣光了！”

潘玉龙听着父女争吵，小心翼翼地爬上楼梯。

汤豆豆父亲：“我养你这么大，喝你点酒都不行吗？”

汤豆豆：“你老这样人家非把我们给炒了不可，炒了我我还怎么给你酒钱？再说你身体本来就不好，还天天喝天天喝……”

汤豆豆父亲：“诗人斗酒三百篇，我不喝倒要生病了！”

……

潘玉龙经过正房门口，父女的争吵一直没停。潘玉龙沿着回廊走向自己的房间。他刚刚进门，就听到正房的大门砰的一声，他在窗前看到了汤豆豆父亲下楼的背影。这是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，一

头凌乱的软发，步伐略显蹒跚。潘玉龙又往正房望去，正房门窗紧闭，再也听不到任何动静。

院子里安静下来，潘玉龙在小桌前坐下，找出一张白纸，铺开，在白纸的眉头中央，落笔写下这样几个字来：

“休学申请”

这时，正房那边突然传来钢琴奏出的乐曲，缓慢而又忧伤的音符仿佛从天而降，娓娓述说着一段往日的爱情……浪漫的旋律中，又有一丝苦涩的凄凉。潘玉龙意外地停笔抬头，细心倾听，音乐从他的心田水一样地流过……

厢房外 傍晚

钢琴曲如水流淌，潘玉龙走出房门。他轻轻走过回廊，来到正房门口，步伐略作停留。在优美的音乐里，他缓缓走下楼梯，仿佛这支乐曲恰是为他而奏。

14

街道 晚上

钢琴曲犹如潘玉龙的心情，伴随着他孤单的身影穿过人流车流。在街边的一小卖部里，潘玉龙掏出一块钱来，换了老板递给他的一块面包。

护城河边 晚上

河水反射着城市迷乱的夜景，钢琴的乐曲在潘玉龙耳边继续回响，他坐在河边的台阶上，慢慢晃荡着双脚。认真地啃着刚买的面包。

小院 晚上

潘玉龙走进院子。他走上楼梯时又听到正房有人敲门。

在梯口昏暗的灯光下，他认出敲门者还是上次造访的中年男人，那人正扒着汤豆豆家的门缝朝里探望。听到背后有人连忙直起腰身。回头与潘玉龙目光相对，表情不免尴尬了几分。

中年人：“啊，你知道他们家人又上哪儿去了吗？我每次都不凑巧啊。”

潘玉龙摇头说了句：“不知道。”便朝自己的房间走去。

中年人追了几步：“麻烦你小伙子，你能帮帮忙吗……古城研